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禽海石 第十回 彩雲散後遺恨結千秋

李貴道：「秦少爺，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，請向前面走幾步，找一家茶樓上去，慢慢的說罷。」我聞得李貴這般說，我愈加著急，等不得去上茶樓，一定要逼著李貴說出來。李貴無奈，只得又細細說道：「幸虧當時我家太太在睡夢裡聽得二小姐的痰聲，連忙驚起來一看，見是二小姐已經臉色發青，不能說話了，當下嚇得手足無措，把管葛如叫了起來，要和他拼命。管葛如說：『這是吞了鴉片煙了。你們休得著慌，我曾見北京那些窯姐兒吞了生煙下去，都是用木棉花救轉的。』說時，匆匆走出棧房，不知到那裡去弄了許多木棉花回來。立時拿來燒灰煎湯，把二小姐灌了半天。果然到了天明的時候，那吃下去的鴉片都一口一口的嘔出來了。可憐我家二小姐美人兒般的一個人，自從經了這幾番磨難之後，聽說他變了個面黃肌瘦，和那癆病鬼一樣了。那管葛如本意想騙幾十兩身價銀子用用的，這時看見二小姐這般烈性，料是以後騙不到手，便和我家太太吵鬧一場，獨自一人帶了趙太太搬出棧房，不知到那裡去了。我家太太沒有主意，只得央求棧房裡賬房先生寫信到湖北親戚那裡去告幫。現在聞得母女兩人還在那個小客棧裡面。」

李貴說罷，我忙問：「那小客棧在什麼地方？你去過沒有？」李貴道：「我是管葛如攙掇我家太太逐我出來的，我還去幹什麼？至於那個小客棧，此去卻不多路，只要走出了五馬路就到的。」我聽說劬芬在那棧房裡還沒有死，我便立刻轉悲為喜，希冀此後還有與他花燭團圓的日子。於是又拉著李貴，要他引我到那小客棧裡去。李貴道：「你不要纏我，我自從早上到了如今，還沒有一點東西吃下肚呢！」

此時，我就隨手從衣袋裡摸了兩角小洋出來給了李貴，叫他到對過一家小飯店裡去吃了飯，趕緊引我到五馬路去。誰知李貴接了小洋在手，倒不要吃飯了，買了兩個爐燒兒，吃著就走。我看見李貴走了，我便緊緊的跟在後面。一路上左思右想，想我出京的時候，萬不料劬芬竟落魄到這個地步。這雖是管葛如那廝不是，然而也是劬芬命中注定有這番磨折。現在我既然與他在此地相逢，我當盡我的力量，求我父親竭力援手，使他母女不至流離失所，然後將劬芬善為調理。想劬芬雖姬妾憔悴，只要醫藥適宜，當不難漸漸復原，依舊顯出從前的美麗。

我正在胡思亂想，只見前面路旁果然有一家小客棧。李貴停了腳步，向我說道：「秦少爺，這裡就是我家太太住的客棧，請秦少爺自己進去查一查，我是不進去了。」我再四要李貴陪了進去，李貴不肯。我也就不勉強，大著膽子走進棧房，向櫃上請教一聲：「有個北方逃難來的顧太太同一個小姐，可是住在這裡？」櫃上有一個人舉手向裡面一指道：「那八號房間裡就是。」我便依著他所指的地方，走近前去一看，果然是八號房間。此時，我就把門簾掀了起來，踱進房去。只見房內上面安了一張鋪子，那帳子下了一半，有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坐在鋪子邊上，在那裡揩眼淚。我見他臉上十分黃瘦，竟不認得是誰。過後仔細一看，方才認得就是劬芬的母親。我走到他面前叫了一聲：「年伯母。」

那劬芬的母親抬起頭來，一見是我，便跳了起來，一把拖牢了我的手，笑道：「阿呀！秦少爺，你倘然早來一步，我的劬芬早已瞑目，不至於多受這幾天磨難了。可憐我的劬芬絕食已經五六天，幾回死去又活了轉來，問我：『秦少爺來了沒有？』我說：『秦少爺是你的冤家，他怎麼會到這裡來呢？你要去投生轉世，你儘管去罷，不必在這裡牽腸掛肚的提起你那冤家了。』」

劬芬的母親說到這裡，便一手揭起帳子來，教我看那劬芬。我只見劬芬斜靠在枕頭上，一張臉兒只有三個指頭寬，臉上全無血色，好是紙札的人兒似的。我既〔聽〕見了劬芬的母親這番說話，又看見劬芬這般形狀，我不覺又驚又怕，又悲又急，舌頭也硬了，喉嚨也塞了，站在地板上，半天才哭了一聲道：「劬妹妹，你如何會病得這般狼狽？這是我害了你了！」不想那久病將死的劬芬一聽見我的聲音，猛然張開眼睛，一骨碌坐了起來，對著我要想說話。誰知沒有開口，便喘了半天的氣，停了一會，方才力弱聲嘶的說道：「哥哥，你過來。」

我此時看見劬芬這種的情形，我心下比那刀穿劍擲還要難受。我就歪著半邊身子坐在他的鋪子上，一手執著劬芬的手，忍了哭說道：「劬妹妹，我現在已經來了，你有什麼話說，不妨儘管說出來。」劬芬把頭搖了兩搖，使勁兒說道：「哥哥，我承你百般寵愛，只是我沒有福氣和你匹配，我如今還是個黃花閨女……」劬芬說道這裡，忽然又氣喘起來，喘了一會，又使勁兒說道：「我死之後，你切勿過於悲痛，只要精誠不散，未必來生沒有相見之期。」我聽見劬芬說到這裡，覺得劬芬的手漸漸的冷了，我便忍不住哭了起來，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「劬妹妹，你聰明了一輩子，怎地自誤到這步田地？你倘有一長半短，我怎樣對得住你呢？」劬芬的母親在邊上看著，也不覺淚如雨下。只聽見劬芬又往下說道：「我今天見了你一面，我心願已了，哥哥你放手讓我……」劬芬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只聽得他喉嚨底下的痰已經呼嚕呼嚕的湧上來，雖然兩隻眼睛還是看著我，臉上那神氣早已不像了。我連忙放了劬芬的手，招呼劬芬的母親幫同將劬芬身子在鋪子上放平。

此時客棧裡伙計聽見我們房裡的哭聲，也三五成群趕進來了。我和劬芬的母親只顧頓足捶胸，對著鋪子上哭了好一會。那旁邊看的客棧伙計等了半天，忍不住開口動問說：「你們的親人既然不幸死在這裡，須得從速備辦後事才好，不要只管哭下去了。」劬芬的母親聽了這話，愈加哭得死去活來。我見此情形，曉得他身邊乏鈔，辦不起衣衾棺槨。我就止住了哭，請他暫為等待，我自己出了這所小客棧，坐上一乘東洋車，趕回泰安棧見了我父親，把劬芬病死在棧房裡的事哭訴了一遍，求父親拿出錢來替他料理後事。

我父親聽了我的說話，也著實有些傷感，便立刻和我到那小客棧裡。先與劬芬的母親見了面，又看了看已死的劬芬，然後拿出錢來，轉托這棧房裡的賬房買了幾件綢布新女衣，一口棺木，又叫了幾個專管喪事的工人，和我眼看著將劬芬裝殮入棺。我此時哭得來黑地昏天，恨不得跳進棺材內，與劬芬一同入冥。我父親待劬芬棺殮已畢，就又托那客棧裡賬房叫了一班鼓樂，買了許多香燭紙錢，教工人把劬芬的靈柩抬到會館裡寄放。我與劬芬的母親，便也哭哭啼啼送到了會館。我又在會館裡大哭一場，取了兩塊洋錢，拜托看守會館的人善為照料。然後與我父親同坐了東洋車，回到泰安棧。

我父親見我悲傷勞倦了一天，教我權且養息。他自己又翻身走出棧房，去見劬芬的母親，送了些資斧把他，勸他勿過悲傷。又替他籌劃回家的方法，代他發信與京外各處的同寅同鄉，懇求羊助。噢！我父親因為愛我的原故，愛及劬芬，並惠及劬芬的母親，真所謂父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。此恩此德，我就粉骨碎身，也難圖報。

不料我自從這天回到泰安棧之後，就此一病懨懨，日漸沉重。到如今，我估量我自己的病勢大約是不久要從劬芬於地下的了。咳，我自從十一歲上與劬芬在湖北胡公館裡相會之後，我便指望與劬芬地久天長做一個有情的眷屬。萬不料一番相聚，又有一番的闊別。果然一別之後永不見面倒也罷了，又萬不料京城之中彼此不期而遇，致使愛情加了一倍，情障又深了一層。然使當時劬芬的家規甚嚴，男女不便會面，或陸陸續續出來說親時，兩家父母都執意不允，那也漸漸的心冷了。又萬不料劬芬竟可以與我朝夕把晤，親事又始終說成。咳，既然說成了，就可以千穩萬穩，穩穩的與我結為夫婦了。又萬不料我父親要故意延緩吉期，更萬不料京城裡拳匪起事，我兩人忽復勞燕分飛。既然勞燕分飛，就應該地北天南，永不見面。又不料彼此在這裡患難相逢。更萬不料彼此重逢之日，便是死生永訣之時！這一段鏡花水月的情緣，直如此曲曲折折，離離奇奇。我不懂那造化小兒，何故要教我做一會影裡情郎，教我做一會畫中愛寵，演出了如許的離合悲歡，到頭來弄得這般的結果！

然而，我不怪我的父親，我也不怪拳匪，我總說是孟夫子害我的。倘然沒有孟夫子那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的老話，我早已與劬芬自由結婚，任從拳匪大亂，我與劬芬儘管攜手回南，此時仍可與劬芬圍爐把酒，仍可與劬芬步月看花，並可與劬芬徹夜溫存，終朝偃倚，領略那溫柔鄉中的滋味。初不至使我用盡心思，歷盡苦楚，閱盡煩惱，受盡淒涼的了。到如今只落得孤館寒燈，愁

增病劇，一身如寄，萬念俱灰。不但害我父親憂愁悲苦，還要害了那畢家的小姐，為我擔了個虛名。我甚望我中國以後更定婚制，許人自由，免得那枉死城中添了百千萬億的愁魂怨魄，那就是不可思議、不可稱量的功德。

我現在腦筋一轉就看見我那紉芬：一張鵝蛋臉兒，兩道高高的眉毛，一雙秋水盈盈的媚眼，一張櫻桃小口，兩邊頰上還有兩個酒渦兒，立在我的面前，忽嗔忽喜，忽笑忽悲，弄得我神魂顛倒，盡日昏昏的如醉夢一般。然而古今來彈詞小說中所說情癡的兒女，都是彩蘭贈芍，報李投桃，或是鈿合金釵，或是瓊瑤玉佩，用以私相餽遺，留作定情的信物，結愛的明徵；又不然也有什麼贈答的詩歌，寄情的詞賦，傳於後世，用作千秋的佳話；再又不然就是精神結為奇葩，魂魄化為靈物，如那連理樹、比目魚，齊女之變為哀蟬，韓憑之飛為蝴蝶，也可以令人攀條流涕，睹物思人。惟有我與紉芬彼此往來贈答，只有一個「情」字，並沒有一些兒表記、片紙的情書，以為將來的記念。

紉芬待我的情，真個如桃花潭水，莫測淺深。我若就此死了，豈不辜負紉芬一片的心跡？所以，我雖然病到這個地步，還要滴淚和墨，力疾拈毫，將紉芬待我的無限深情，原原本本的寫出來，使萬古千秋癡情的兒女讀了我這篇小說，憑弔徘徊，歛衽流涕，或者情之所至，還要替我做兩篇哀詞，題一首恨賦。那時，紉芬也可以含笑九泉，不枉待我一番的厚愛。

看官，看官，要曉得紉芬是十一月初一日死的，我這部小說，就是紉芬死後做的。我這部小說，始終只是寫一個「情」字。此後世界上有情的人儘管看我這小說。倘然一味講淫，全不解得情字的人，休得來看我這小說。